

旧唐书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第八十五

盧杞

子元輔

白志貞

裴延齡

韋渠牟

李齊運

李實

韋執誼

王叔文

王伾附

程异

皇甫鎛

弟鎡

盧杞字子良故相懷慎之孫父奕天寶末爲東臺御史中丞洛城爲安祿山所陷奕守司而遇害杞以門蔭解褐清道率府兵曹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辟爲掌書記試大理評事監察御史以病免入補鴻臚丞遷殿中侍御史膳部員外郎出爲忠州刺史至荆南謁節度使衛伯玉伯玉不悅杞移病歸京師歷刑部員外郎金部吏部二郎中杞貌陋而色如藍人皆鬼視之不恥惡衣糲食人以爲能嗣懷慎之清節亦未識其心頗有口辯出爲虢州刺史建中

初徵爲御史中丞時尙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及聞杞至子儀悉令屏去獨隱几以待之杞去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卽吾族無類矣及居糾彈顧問之地論奏稱旨遷御史大夫旬日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居相位忌能妬賢迎吠陰害小不附者必致之於外將起勢立威以久其權楊炎以杞陋貌無識同處台司心甚不悅爲杞所譖逐於崖州德宗幸奉天崔寧流涕論時事杞聞惡之譖於德宗言寧與朱泚盟誓故至遲迴寧遂見殺惡顏真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歿於賊初京兆尹嚴郢與楊炎有隙杞乃擢郢爲御史大夫以傾炎炎旣貶外心又惡郢圖欲去之宰相張鎰忠正有才上所委信杞頗惡之會朱滔朱泚弟兄不睦有泚判官蔡廷玉者離間滔滔論奏請殺之廷玉旣貶殿中侍御史鄭詹遣吏監

送廷玉投水而卒杞因奏曰恐朱泚疑爲詔旨請三司按鞫詹又御史所爲稟大夫命并令按郢詹與張鎰善每伺杞晝眠輒詣鎰杞知之他日杞假寢佯熟伺詹果來方與鎰語杞遽至鎰閣中詹趨避杞杞遽言密事鎰曰殿中鄭侍御在此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聞時三司使方按詹郢獄未具而奏殺詹貶郢爲驩州刺史鎰尋罷相出鎮鳳翔其陰禍賊物如此李揆舊德慮德宗復用乃遣使西蕃天下無不扼腕痛憤然無敢言者戶部侍郎判度支杜佑甚承恩顧爲杞媒擊貶饒州刺史初上卽位擢崔祐甫爲相頗用道德寬大以弘上意故建中初政聲藹然海內想望貞觀之理及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初李希烈請討梁崇義崇義誅而希烈叛盡據淮右襄鄧之郡邑恆州李寶臣死其子惟岳邀節鉞遂與田悅締結以抗王師繇是河北河南連兵不息度

支使杜佑計諸道用軍月費一百餘萬貫京師帑廩不支數月且得五百萬貫可支半歲則用兵濟矣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贊亦計無所施乃與其黨太常博士韋都賓等謀行括率以爲泉貨所聚在於富商錢出萬貫者留萬貫爲業有餘官借以給軍冀得五百萬貫上許之約以罷兵後以公錢還敕旣下京兆少尹韋禎督責頗峻長安尉薛萃荷校乘車按人財貨意其不實卽行撈筆人不勝冤痛或有自縊而死者京師囂然如被賊盜都計富戶田宅奴婢等估纔及八十八萬貫又以僦匱納質積錢貨貯粟麥等一切借四分之一封其匱窖長安爲之罷市百姓相率千萬眾邀宰相於道訴之杞初雖慰諭後無以遏卽疾驅而歸計僦質與借商纔二百萬貫德宗知下民流怨詔皆罷之然宿師在野日須供饋明年六月趙贊又請稅閒架算除陌凡屋兩架爲一間分

爲三等上等每閒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所由吏秉筆執籌入人第舍而計之凡沒一閒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文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貿易率一貫舊算二十益加算爲五十給與物或兩換者約錢爲率算之市主人牙子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子者驗其私簿投狀自其有私簿投狀其有隱錢百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錢十千出於其家法旣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百不得半怨黷之聲囂然滿於天下及十月涇師犯闕亂兵呼於市曰不奪汝商戶僦質矣不稅汝閒架除陌矣是時人心愁怨涇師乘閒謀亂奉天之奔播職杞之由故天下無賢不肖視杞如讐德宗在奉天爲朱泚攻圍李懷光自魏縣赴難或謂王翊趙贊曰懷光累歎憤以爲宰相謀議乖方度支賦斂煩重京尹刻薄軍糧乘輿播遷三臣

之罪也。今懷光勲業崇重，聖上必開襟布誠，詢問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翊贊白於杞，杞大駭懼，從容奏曰：「懷光勲業宗社是賴，臣聞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因其兵威，可以一舉破賊。今若許其朝覲，則必賜宴，賜宴則留連，使賊得京城，則從容完備，恐難圖之。不如使懷光乘勝進收京城，破竹之勢，不可失也。」帝然之，乃詔懷光率眾屯便橋，克期齊進。懷光大怒，遂謀異志。德宗方悟爲杞所構，物議喧騰，歸咎於杞，乃貶爲新州司馬。白志貞恩州司馬，趙贊爲播州司馬，遇赦移吉州。長史在貶，所謂人曰：「吾必再入用。」是日上果用杞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宿直當草杞制，遂執以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作相三年，矯誣陰賊，排斥忠良，朋附者欬唾立至，青雲睚眦者顧盼已擠溝壑，傲狠背德，反亂天常，播越鑾輿，瘡痍天下，皆杞之爲也。」幸免誅戮，唯示貶黜，尋已稍遷近地，更授

大郡恐失天下望惟相公執奏之事尙可救翰從一不悅遂改命舍人草制明日詔下袁高執奏曰盧杞爲政極恣凶惡三軍將校願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讐諫官趙需裴佖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上疏曰伏以吉州長史盧杞外矯儉簡內藏奸邪三年擅權百揆失序惡直醜正亂國殄人天地神祇所知蠻夷華夏同棄伏惟故事皆得上聞自杞爲相要官大臣動踰月不敢奏聞百寮惴惴常懼顛危及京邑傾淪皇輿播越陛下炳然覺悟出棄遐荒制曰忠讜壅於上聞朝野爲之側目由是忠良激勸內外歡忻今復用爲饒州刺史眾情失望皆謂非宜臣聞君之所以臨萬姓者政也萬姓之所以戴天者心也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乞迴聖慈遽輟新命疏奏不荅諫官又論曰盧杞蒙蔽天聽隳紊朝典致亂危國職杞之由可謂公私巨蠹中外棄物自聞再加擢用忠

良痛骨士庶寒心臣昨者瀝肝上聞冒死不恐冀迴宸睠用快羣情至今拳拳未奉聖旨物議騰沸行路驚嗟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伏乞俯從眾望永弃姦臣幸免誅夷足明恩貸特加榮寵恐造禍階臣等忝列諫司今陳狂瞽給事中袁高堅執不下乃改授澧州別駕翌日延英上謂宰臣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李勉對曰陛下授杞大郡亦可其如兆庶失望何上曰眾人論杞姦邪朕何不知勉曰盧杞姦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德宗默然良久散騎常侍李泌復對上曰盧杞之事朕已可袁高所奏如何泌拜而言曰累日外人竊議以陛下同漢之桓靈臣今親承聖旨乃知堯舜之不逮也德宗大悅慰勉之杞尋卒於澧州子元輔字子望少以清行聞於時進士擢第授崇文館校書郎德宗思杞不已乃求其後特恩拜左拾遺再遷左司員外郎歷杭

常絳三州刺史以課最高徵爲吏部郎中遷給事中改刑部侍郎
自兵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復爲兵部侍
郎元輔自祖至曾以名節著於史冊元輔簡絜貞方綽繼門風歷
踐清貫人亦不以父之醜行爲累人士歸美大和三年八月卒時
年五十六

白志貞者太原人本名琇珪出於胥吏事節度使李光弼小心勤
恪動多計數光弼深委信之帳中之事與琇珪參決代宗素知之
光弼薨後用爲司農少卿遷太卿在寺十餘年德宗嘗召見與語
引爲腹心遂用爲神策軍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名
志貞善伺候上意言無不從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命志貞爲
京城召募使時尙父子儀壻端王傅吳仲孺家財巨萬以國家召
募有急懼不自安乃上表請以子弟率奴客從軍德宗嘉之超授

五品官由是志貞請令節度觀察團練等使并嘗爲是官者令家
出子弟甲馬從軍亦與其男官是時豪家不肖子幸之貧而有知
者苦之自是京師人心搖震不保家室時禁軍募致悉委志貞兩
軍應赴京師殺傷殆盡都不奏聞皆以京師沽販之徒以填其闕
其人皆在市廛及涇師犯闕詔志貞以神策軍拒賊無人至者上
無以禦寇乃圖出幸時令狐建以龍武軍四百人從駕至奉天仍
以志貞爲行在都知兵馬使聞李懷光至恐暴揚其皐乃與盧杞
同沮懷光入朝眾議喧沸言致播遷盧杞志貞之皐也故與杞同
貶遇赦量移閬州別駕貞元二年遷果州刺史宰臣李勉及諫官
表疏論列言志貞與盧杞皐均未宜敘用固執不許凡旬日方下
其詔貞元三年遷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西觀察使是年六月
卒

裴延齡河東人父旭和州刺史延齡乾元末爲汜水縣尉遇東都陷賊因寓居鄂州綴緝裴駟所注史記之闕遺自號小裴後華州刺史董晉辟爲防禦判官黜陟使薦其能調授太常博士盧杞爲相擢爲膳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改祠部郎中崔造作相改易度支之務令延齡知東都度支院及韓滉領度支召赴京守本官延齡不待詔命遽入集賢院視事宰相延賞惡其輕率出爲昭應令與京兆尹鄭叔則論辨是非攻訐叔則之短時李泌爲相厚於叔則中丞竇參恃恩寵惡泌而佑延齡叔則坐貶爲永州刺史延齡改著作郎竇參尋作相用爲太府少卿轉司農少卿貞元八年班宏卒以延齡守本官權領度支自揣不通殖貨之務乃多設鉤距召度支老吏與謀以求恩顧乃奏云天下每年出入錢物新陳相因常不減六七千萬貫唯有一庫差舛散失莫可知之請於左

藏庫中分置別庫欠負耗賸等庫及季庫月庫納諸色錢物上皆從之且欲多張名目以惑上聽其實於錢物更無增加唯虛費簿書人吏耳其年遷戶部侍郎判度支奏請令京兆府以兩稅青苗錢市草百萬圍送苑中宰相陸贄趙憬議以爲若市送百萬圍草卽一府百姓自冬歷夏般載不了百役供應須悉停罷又妨奪農務請令府縣量市三二萬圍各貯側近處他時要卽支用京西有汙池卑溼處時有蘆葦生焉亦不過數畝延齡乃奏曰廐馬冬月合在槽櫪秣飼夏中卽須牧放臣近尋訪知長安咸陽兩縣界有陂池數百頃請以爲內廐牧馬之地且去京城十數里與苑廐中無別上初信之言於宰相對曰恐必無此上乃差官閱視事皆虛妄延齡旣慙且怒又誣奏李充爲百姓妄請積年和市物價特敕令折填謂之底折錢嘗因奏對請積年錢帛以實帑藏上曰若爲

可得錢物延齡奏曰開元天寶中天下戶僅千萬百司公務殷繁
官員尙或有闕自兵興已來戶口減耗大半今一官可兼領數司
伏請自今已後內外百司官闕未須補置收其闕官祿俸以實帑
藏後因對事上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院殿一楸以年多之故似
有損蠹欲換之未能對曰宗廟事至重殿楸事至輕況陛下自有
本分錢物用之不竭上驚曰本分錢何也對曰此是經義證據愚
儒常材不能知陛下正合問臣唯臣知之準禮經天下賦稅當爲
三分一分充乾豆一分充賓客一分充君之庖廚乾豆者供宗廟
也今陛下奉宗廟雖至敬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一分財物也只
如鴻臚禮賓諸國蕃客至於迴紇馬價用一分錢物尙有贏羨甚
多況陛下御膳宮廚皆極簡儉所用外分賜百官充俸料餼錢等
猶未能盡據此而言庖廚之餘其數尙多皆陛下本分也用修

數十殿亦不合疑慮何況一楸上曰經義如此人總不曾言之領之而已又因計料造神龍寺須長五十尺松木延齡奏曰臣近於同州檢得一谷木可數千條皆長八十尺上曰人言開元天寶中側近求覓長五六十尺木尙未易須於嵐勝州采市如今何爲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奏曰臣聞賢材珍寶異物皆在處常有但遇聖君卽出見今此木生關輔蓋爲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時陸贄秉政上素所禮重每於延英極論其誕妄不可令掌財賦德宗以爲排擯待延齡益厚贄上書疏其失曰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日之內遽街功能奏稱句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餘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旣賴盈餘之財稍弘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句獲旣是虛言無

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按求市廛豪奪入獻追捕
夫匠迫脇就功以敕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稱而不償其
傭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郡
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訐而言之翻
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于上
斂怨于人欺天陷君遠近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
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大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
符以奉行度支憑案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
每旬申聞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旬覆又有御史監臨
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多少無容隱漏延
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
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十三萬兩其匹段襍貨又百萬有餘

皆是文帳脫遺竝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卽是羨餘悉合移入襍庫以供別敕支用者其時特宜進旨竝依所奏施行太府卿韋少華抗疏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詐兩司既有論執理須詳辨是非陛下縱其妄欺不加按問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羨餘之廢罔上無畏示人不慙此又舉之大者也國家府庫出納有常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則資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餘須別收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削私財舍此二途其將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姑務保持曾無詰責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姦威旣沮於四方儉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